



宁光标

荞麦,乡里人又叫荞子,黑色,粗如小颗的辣木籽。若从味觉上体会,它分为苦荞麦和甜荞麦两种。

我的家乡山多田少,那挨挨挤挤的丘陵包抄了村庄,丘陵的山尖上长着杂七杂八的树木和高人一头的茅草,山腰是贫瘠的坡地和开垦成型的梯土,山脚的小块田横竖不一地延伸到房前屋后。

坡地和梯土上长满了狗尾巴草,微风吹拂,狗尾巴草晃来晃去,阳光照耀下,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味道。缺少土地的乡亲们认为,这种薄地最宜播种荞麦。

生长在薄地上的荞麦有些无拘无束,长长的花期,犹如一片又一片耀眼的积雪。荞麦是山地最为宝贵的财富,是大地迸发的精华。风吹荞麦,坡地摇荡,一波又一步的浪头把美丽芬芳送到一个个山坡和梯土前的村庄。

过去,稻谷低收,天气久旱,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的乡亲们,不会闲着,不想让每一寸土地荒芜。于是,他们肩扛锄头,兴高采烈走进村庄对面的山坡、梯土里,拔除杂草,翻耕平整,把一粒粒砂石一样干硬的荞麦种子撒进欠肥沃的泥土里。种子撒完,乡亲们扛上锄头,回头望几眼,面带微笑转身走了。不管面积多少,无论收成几许,他们像

荞

麦

信任自己忠诚的朋友一样信任着一粒粒荞麦种子。荞麦与水稻、小麦、红薯、包谷、高粱等农作物不同,产量不高,但那一片山坡,一垄垄梯土也总算播下了希望。

风调雨顺,荞麦地在两三天后就长出了嫩嫩的苗,大旱之下,它也会争上一口气。十天左右,一片片若有若无的绿会在乡亲们勤耕细作的土地里显山露水。有了绿的山坡、梯土,一下子变得丰盈轻盈起来,让人养眼养心。

荞麦在幼苗期,杆如绣花针,乡亲们看它模样楚楚可怜,以为只要一阵风吹雨淋,就会就地蒸发。事实并非如此,它不仅没有蒸发,其枝杆还硬生生地挺着,叶片也圆溜溜地绿着,像一群在炎炎凉凉的时光中,不声不响的乡下孩子,快乐单纯地埋头成长。

荞麦是一种自己会照料自己的庄稼,不用薅锄,不必施肥,更不用喷施农药,只要种下,乡亲们就把它完完全全地托付给了土地和时间。它长到一指高时,每根茎杆上会发出几片镍币大小的叶子,接着开花。刚开始,星星点点的荞麦花,如同一地薄霜,不成气候。如果老天爷恩赐

点雨水,它会灿烂起来,把那一丝一点的雨水当成乳汁一样吸吮下去,化作汹涌的营养。花事最盛时,勤劳的蜜蜂、花俏的蝴蝶及其他有翅膀的生灵慕名而来,把这里当成舞台,载歌载舞,热闹得很。乡亲们走向荞麦地,老远就能闻到荞麦花散发出的淡淡的、沁人心脾的苦凉香。这种香浸润在乡亲们的汗水里,漫溢在白居易“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那辞采瑰丽的诗句里。

晚秋,是乡亲们收割荞麦的季节。一两天的时间,乡亲们用镰刀把成熟了的荞麦从地里割下来挑回家,摊在禾坪里晾晒,灿烂的阳光和瑟瑟的秋风用两三天就把它们晒透风干。打荞麦这样的农活一般由各家各户的妇女们承担。那几天,她们站在禾坪里,用长柄连枷不断捶打。连枷的每次起落都有如铁一样硬的荞麦粒脱落,并散发出中药一样浓郁的气息。妇女们手中的连枷一次次上扬下落,她们累得腰酸手疼,脸上却始终透着自信的微笑,看到地上落下的粒粒饱满的荞麦,心里充满对生活的希望。

有人说荞麦全身是宝,并不为过,它的用途比其他杂粮更为广泛。有的人家把它去壳蒸煮后烧烤成酒。这种荞麦酒不亚于高粱烧,有种醇香绵柔的味觉。凡夫俗子们想喝酒时,往往用大瓷碗倒上,温润入腹,一解酒瘾。有的人家把它用石磨磨成如新雪般洁白的细粉,加水调和,揉成小拳头大小,放在灶上的蒸笼里旺火蒸煮一个小时候左右。出笼后,色泽淡绿的荞麦粑粑,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苦荞麦吃起来略带苦味,那细微的香却会让你回味无穷。甜荞麦吃起来有些许不同,细细品味,会有一种连绵不绝的糯甜。两种荞麦粑粑味觉异样,那可是那个年代乡里人家的常食,它不仅对乡亲们饥饿的胃带来一次次温暖的抚慰,还极富营养价值。

晒干的荞麦杆,在乡里人家眼里也算是宝,他们把一根根干爽的荞麦杆烧成灰收藏。如果哪家的媳妇怀孩子生产时,接生婆就用荞麦灰把新生儿身上的胎血抹干净。她说这样落在荞麦灰里的孩子叫土生土长,日后百病不生,容易长大成人。

如今,种荞麦的人几乎没有了,若有机会走进酒店吃上几个荞麦粑粑,唇齿生香,但绝对没有当年乡里人家自己制作的荞麦粑粑那么地道。你若拥有一个荞麦壳做成的枕头相伴,就是再长的夜,也一定不会失眠的。

椒林物志

(组诗)

张声仁

鱼蛙稻

听过十里蛙声吗
见过山村稻浪吗
来这里,到椒林
可以在绿意葱茏的峡谷里
看到水田里吃稻花的鱼
看到守卫禾苗的蛙

不用农药
不用化肥
在这里,生态农业基地
出产的稻米饭
清香又甜美
那田中鱼的滋味
只能用你的舌头说话

城里来的扶贫人
用心血和汗水
打造出鱼蛙稻
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
名闻遐迩

赤松茸

看到一担担浅红色的蘑菇
赤松茸
变成一沓沓红红的票子
他们不再说
扶贫人讲的是天方夜谭
在椒林只知捡野蘑菇
靠撞运气的山里人
依照城里高人的指点
洒下辛勤的汗水
在地里种出了财富
种出了幸福

赤松茸,美味的山珍
红红的样子惹人爱
让许多过去观望的人眼红
来年的秋后
肯定会有更多的人
走进收割的田野
去种植他们的梦想

沁潇湘

一滴滴凉丝丝
沁人心脾
养育大山的生命之源
椒林山泉
像开蒙上学的孩童
努力丢下乳名
念叨着自己的新名号
沁潇湘

这大山深处的泉水
被长沙走来的扶贫人
带出了椒林
带到了洞口和宝庆
带到了长沙和北京
这些日夜不息的泉水
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金银
它让椒林的山更青水更绿
让椒林的百姓
生活越来越滋润
(2020年7月3日,于桐山
乡椒林村。)

野菊花

胡忠国

晚间,不经意留意到了洗漱台上的野菊花。

它是小小的一束,立在矿泉水瓶口上,瓶内的水已见了底,它似在瓶口上方飘。

野菊花,干了,枯了,花瓣、花蕊、叶片是通体的暗黄,像一蓬秋日的衰草,瑟缩在墙角,几乎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也记不起采摘的过程。它曾经的样子,成了我们记忆的黑洞,它的芬芳、它曾给陋室带来的光亮,一同消失在时光深处。

“这么破败的东西,竟然忘记清理了!”我将野菊花连同瓶子朝垃圾桶扔去。野菊花从手心飞出的瞬间,几缕花瓣,粘在了手指上。也正在这一刻,一股馨香弥漫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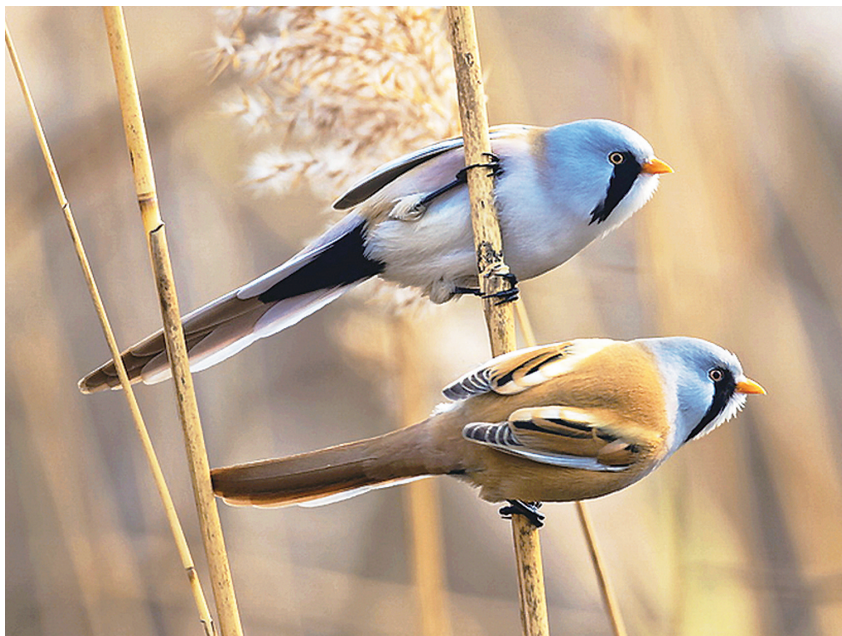
怎么这么香?这是

早应丢弃的枯花呀!我有点意外,也有点惊喜。

我忙不迭地拾起桶底的野菊花,送到鼻翼上,那特别的香味,迅速在脏腑萦绕。那是干稻草和金银花交织的味道,带着烟草的气息,是低缓沉郁的绵香,是幽谷深潭的兰香,虽不浓烈但诱人,令人难忘。

突然间,我对这枯败的野菊花,心生歉意了。我们遗忘了它,不屑于它,误解了它。它虽形容枯槁,像风烛残年的老者,甘愿待在偏僻的角落,不在意他人的接近和问候,更不在意他人的欣赏和赞誉,就算把它视为垃圾般的存在,它亦悄无声息,淡然以对。

可是,有了内心里经久不息的清香相伴于它,它就不孤单。或许,既便重归泥土,脸上也有笑的风骨。



憩

吴海明 摄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遗失启事

▲ 蒋河乡罗市村一组刘书权(已故)、刘正权(已故)遗失集体土地使用证,证号:15-120112号,用地面积:241.8平方米,建筑占地:171.5平方米,声明作废。

▲ 父亲刘艾林、母亲康贵香夫妇遗失儿子刘豪杰出生医学证明,证号:J430744163,声明作废。

邵东代办处

▲ 国家税务总局邵东市税务局委托代征单位邵东市简家院镇财政所于2020年6月22日不慎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缴款书(税务收现专用)票据三份,票证字轨为(192)湘税现:00212289,00212295,00212296,特声明作废。

神滩
晚读